

# 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 ——基于中、美十所高校的分析

高文萱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 摘要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重要一环。国家每年大力建设高校, 以培养能够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其中, 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域都存在。本文以美国六所高校、中国四所高校为案例, 研究中美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缘起, 中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 即以培养人才为目标、双元培养为模式、特色的课程内容, 中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共性和个性, 以及后疫情时代中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最后, 对照美国, 得出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相关启示。我国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 需要明确多样化拔尖人才培养目标, 以“全人”的教育思想为指导, 在课程设置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强化对学生跨学科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创新与应用能力的培养。针对人才培养的国际化问题, 中国高校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 除了设置常规的专业课程之外, 结合自身特点设置国际化课程, 将国际化贯穿于教学、科研之中, 使学生能够获得一定的国际经验和学习经历。

### 关键词

拔尖创新人才, 比较研究, 高等教育

# Thoughts on the Method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 —Analysis Based on Te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USA

Wenxuan Gao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Received: March 17, 2026; accepted: April 15,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Every year, the country vigorously develops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talents who can contribute 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mong them,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exists in every era and region. This article takes six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ur universities in China as cases to study the origins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cultivation, namely talent cultivation as the goal, dual-model training, and distinctive course content, the commonalities and individualities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Finally, by compar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draws relevant insigh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hen cultivating talents, Chinese universities need to clarify diversified goals for top-notch talent cultivation, guided by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whole-person” education. In terms of curriculum desig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abilities, independent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skill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Chinese universities can learn from the practice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o setting up regular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y should design international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so that students can gain certai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 Keywords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Comparative Research, Higher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问题的提出

2022年2月,《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将解决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作为“双一流”建设首要目标,并将稳定支持有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列为重点任务。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这表明中国一直在持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现代化路径,并将此作为长期国策来推进。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于2021年出台《无尽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后衍生为《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重申科学研究国际竞争的关键地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高等教育实践与变革,既充分利用中国体制优势,又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体现出海纳百川的道路自信。在新时代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中国道路”的比较研究中,我国之后如何更好地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策略?中、美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策略有什么共性和差异?

## 2. 概念界定

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而言,不同学者对其具体定义秉持不同的理解。郝克明认为拔尖创新人才被视为特定领域具有前瞻性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领导力的高级人才[1]。褚宏启认为所谓“英才”,一般指具备“大创新”潜力的,位于同龄人前10%的特殊群体[2]。任少波指出,拔尖创新人才他们的数量是稀缺的,质量是卓越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必然要求[3]。阎琨等认为,拔尖人才是指拥有天赋智商、成功智能和实用智商,并能积极利用周围促进自我成长的可利因素,将自身的天赋禀和潜质充分发挥出来的领军人才[4]。张建红指出:“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能为国家发展做出卓越贡献”[5]。随着时代发展,拔尖人才的内涵会产生变化,总的来说,拔尖人才是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并能够发挥自己最大潜能为国家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军人才[6]。本文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和创新人才、新型人才是相近意思,在某方面或者多方面有卓越的长处,是与普通人才相对应的意思。

### 3. 文献综述

在中国知网 CNKI 上输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检索得到学术期刊 2369 篇,学位论文 102 篇,其中北大核心 754 篇。CSSCI 589 篇,涉及高等教育学科的文獻共 1663 篇,成果颇多。选择“拔尖创新人才”、“高等教育”和“比较研究”进行高级检索,获得文献共 9 篇,其中北大核心 5 篇, CSSCI 6 篇。

包水梅、张灏君认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主要采取建立专门组织建制,进行集中培养的模式,目前国际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要分为三种范式,即天才儿童范式、天资发展范式和课程区分范式。这三大范式各有侧重[7]。张沛然、李红瑶、李广认为,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特质是立德为先、创新为基、意志为源,只有全面把握这三大核心特质,才能为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的专业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8](p.44)。段易含等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虽然主战场是教育领域,但也涉及政府、学校、家庭、企事业单位等多方主体,人才输出与成果转化更关系到社会服务、科技创新、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9]。杨清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离不开国家政策尤其是专项政策的支持,但目前缺乏国家层面的相关制度和法律,缺乏相应指导和保障[10];郑朝卿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尚待完善,亟须按照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过程和成长规律进行通盘规划和顶层设计[11];陆岳新、万伟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层面尚没有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和系统的政策支持[12]。

## 4.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缘起

### 4.1. 美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发展历程

1876 年,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成立标志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13],至二战后,复杂国际格局中,面对工业技术领域竞争及冷战背景的安全挑战,美国将科技教育置于战略优先地位,提出“科教强国”和“科学至上”理念[14],1958 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提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20 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冷战结束,美国在科技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导地位,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先后提出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并启动了“2061 计划”,再次重申要培养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1998 年,《博耶报告》(Boyer Report)明确了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探索和发现,强调了创新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为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5]。

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大转变和其他国家科技力量崛起,美国在国际中的地位面临挑战,20 世纪末期人才培养经历了深刻转型[16](p.171)。现在,美国仍是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强国,美国高校比较重视学生潜在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思维的训练。比如美国各大学提高了 SAT 成绩在综合考察中的比重、注重学生获得广泛认可的奖项以及体育、艺术特长等,以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这种方式能有效地考查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更能测查出学生的创造能力、表达能力和求异思维能力。现在美国高等教育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人才培养模式,即以学生为核心、课堂内外相互融合、科学技术与人文相互推动的创新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17]。

本文章选取了成效显著、特色鲜明的几所美国高校为案例,分析归纳独特之处。所选取的高校名称

及所属国家信息见表 1。

**Table 1.** Information about some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表 1.** 美国部分高校信息

序号	高校名称	名称
1	巴雷特荣誉学院	Barrett Honors Colleg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	斯沃斯莫尔学院	Swarthmore College
3	俄勒冈大学克拉克荣誉学院	Clark Honor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regon
4	华盛顿州立大学荣誉学院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Honors College
5	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6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4.2. 中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发展历程

我国对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的探索由来已久，20 世纪 70 年代“少年班”建立，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少年班”，仅招收 21 名学生，旨在培养“少而精”的基础科学人才。20 世纪 90 年代“理科基地”“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 计划”)等实行，2009 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1.0”，也就是“珠峰计划”，其中如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班、少年班(理工科方向)和强基计划(理工科方向)，每年共计招生不超过 40 人，而该校每年招生总人数均在 6000 人以上，数量十分之少。2013 年开展“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即“英才计划”。截至 2023 年，“英才计划”的实施高校增加至 58 所，参与中学增加至 283 所，覆盖 25 个城市，累计培养 9000 余名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富有创新潜质的中学生。2020 年“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项目施行，即“强基计划”在 2024 年 39 所高校招生总人数为 6180 人，占这些高校高考招生总人数的 1/30 不到，可见持续深化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重在人数少质量高[18]。本文中选择了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常州大学华罗庚学院作为案例，见表 2，本文试图通过查看几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对于拔尖人才培养的方案，寻找我国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情况。

**Table 2.** Information of some Chinese universities  
**表 2.** 中国部分高校信息

序号	学院名称	所属高校
1	元培学院	北京大学
2	启明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3	竺可桢学院	浙江大学
4	华罗庚学院	常州大学

## 5. 美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

### 5.1. 培养目标：培养精英公民

高校的总目标都是培养拔尖人才，克拉克荣誉学院为荣誉学生设定的培养目标是“通过协作学习和

创造性思维挑战的方式，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引领社区、社会和世界转型的领导者”。华盛顿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学生成为积极主动、有思辨能力的公民，使其具备在专业领域和社区中承担领导职责能力”，必须让学生掌握面对全球化竞争所需的关键技能和实践知识。巴雷特荣誉学院坚守“高质量精英教育”，其培养目标是“探索、创造、追求个性化教育，支持学生学术、专业和个人发展，帮助学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成为终身学习者”。密歇根州立大学荣誉学院将其人才培养目标表述为“培养具有卓越意识、创新精神和突出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特征包括：良好的身心素质、系统的知识结构、创新创造能力和奉献的精神[19]。可以看到，美国高校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比较统一，多为培养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美国梦”需要相应的青年才俊去实现。

## 5.2. 培养模式：双元联合培养

“双元制”是国外典型的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内容是学生在本科阶段分别在学校学习基本知识、在企业学习专业技能。

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首先是本科生研究工作机会计划(UROP)，由本科生教务处创造条件，让本科生参加到教师科研活动中，提升其创新创造能力；另外，鼓励学校到校外企业学习，并将企业的课题带入校园中，进行校企合作。这种做法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另一个是独立活动计划(IAP)，是指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独立活动时间，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去进行相关的课题研究活动，学校每阶段就会给学生提供各个领域的学术性和非学术性课题研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完成，同时该项计划还能帮助学生发展其个人专长，辅助其进修第二专业[20]。

## 5.3. 培养内容：特色的课程体系

美国高校培养拔尖人才课程结构丰富多样，课程内容涵盖领域广泛，特别强调多学科、跨学科的学习，这满足了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个性化的课程设置倡导学生自主学习，课程设置难度较大，最后的考核多以论文或研究项目为考核方式。在课堂中，多采取小班授课，如巴雷特荣誉学院要求班额不超过25人。密歇根州立大学荣誉学院为满足荣誉学生的发展需求，设计了涵盖学科种类广泛、通专融合、数量和门类都极为丰富的课程，形成了多样的课程类型和课程形式，主要分为大学综合研究课程、荣誉课程、研究生课程三大课群。

# 6. 中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

## 6.1. 培养目标：元素丰富 重视人格

中国高校对于人才的培养目标比较多元。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秉持做人第一、学业第二的育人目标，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主张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创业精神和国际视野的未来杰出人才，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指出需要培养造就基础宽厚，知识、能力、素质、精神俱佳，及相关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和未来各界领军人物。常州大学华罗庚学院坚持“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协调发展”理念，力求“人文与科学融合，专业与基础会通，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与科研统一”，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融合发展”。多样的培养目标精彩纷呈，有利于满足学生不同的个性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

## 6.2. 培养模式：项目众多 小班为主

目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种类丰富，一是“精英学院”模式，即在大学内部独立设置一个与专业院系并行的精英性本科人才培养单位，比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二是由专业院系主导的“基地

班”模式；三是建立专门的“校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模式，如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FDUROP)，在该模式下，通常由教务处、团委等部门负责制定专项计划、配置资源、组织遴选与考核等具体工作[21]。四是作为培养模式之一的“国优计划”充分发挥体制优势，联动地方政府、高校和中小学等多主体形成合力[22]。五是高校依托自身建校历史以及社会服务经验组建小班教学，比如常州大学华罗庚学院依托学校特色学科资源，组建机械与电子大类班、化工制药与材料大类班，每班 25 人。培养模式多元，因地制宜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 6.3. 培养内容：关怀个性 特色多元

关于课程内容，众多高校集思广益，运行开展自己特色的课程。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将培养内容规定为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古生物学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整合科学专业；各专业学习相关课程知识。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课程 31 门，团队自主开设的课程 5 门，如《工程导论》《科学思维与研究方法》《设计思维》《人工智能基础》等，偏重于理工类学科。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设置了包括通识课程、专业课程、跨学科课程、特色研讨课程等，例如以《混合学习研讨班》为代表的特色研讨类课程，实施“跨学科讲座 + 主题式分享 + 小班化研讨”的教学模式。常州大学构建了“通识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个性研修课程”的交叉复合型课程体系。通识基础课程包含数学、计算机类和外语类等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指主修专业核心课程，注重大类学科知识的融合，如机械电子班加强机械、计算机与电子信息知识的交叉融合，化工材料班注重化学、化工、生物和材料等知识的融会贯通。个性研修课程通常是在导师指导下，以挑战杯和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等项目为抓手，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科研活动。

## 7. 美中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共性分析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到来，世界各国均将跨学科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摆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高校的教育理念在任何时代都紧扣“人”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其终极目的都是探讨如何让人成为更完善、完满的人。各时代的培养目标都是在立足自身历史传统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对自身定位与特色的清晰认知，从而最大程度挖掘学院的独特性，回应荣誉学生个性发展的内容、特点与需要[23]。青山一道同云雨，中美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都是促成人的发展。

培养内容是培养者用来作用于被培养者的影响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是其具体呈现形式。中美高校纷纷设计出了丰富的课程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这有助于在满足学生不同的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促进对于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培养。同时给予学生高度的自主性有助于激发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能动性，培养复合型人才。此外，丰富的技能修习有助于提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市场竞争力，契合就业市场的需求。

中美高校在进行拔尖人才培养时，都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学生的视野打开，避免“纸上谈兵”式地培养出脱离群众生活的“指挥官”。这有利于学生在校期间明确未来方向，锚定目标，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的动力与积淀。

## 8. 美中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差异分析

高校自主权范围不同。中美高校在资源配置上存在差异。美国大学享有法定自治权，其权利受法律保护，招生考试类型、录取标准等由学校自主决定，政府不加干预；中国高校在政府统一领导与管理下开展办学，招生与资源配置需遵循政府政策安排。在师资力量、基础设施与资金支持等核心资源领域，两国高校均面临竞争压力，中国高校因体制特性更易出现资源拥挤问题。

国际合作程度不同。两相比较，中国对于海外教育计划没有美国多元。密歇根州立大学鼓励学生通过商务实习和临时就业体验当地文化，拓宽专业学习的视野，提高跨文化、跨领域的适应能力。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国际实习主要分为独立性海外实习与团队海外实习两种，其质量在美国十大联盟高校中排名第一。麻省理工学院非常强调海外综合性全球教育，设置了海外课程、国际实习、合作研究和社会服务四大类型的全球教育项目，鼓励学生找到符合个人学术追求、职业需求与发展要求的海外研修项目，支持学生通过海外学习的方式到其他国家体验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态度与工作方式，有效锻炼其自信心、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对第二语言的运用能力、对新的学术视野和观点的融合能力、平衡个人学术和非学术兴趣的能力，以及扩大接受其他文化与观点的包容力，从而提升毕业后的全球竞争力。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已经一部分与国际接轨，但整体水平相对不高，未来须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侧重教学、科研上的合作。

## 9. 中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困境

在培养目标方面，我国面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趋同化现象。从古至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存在于中国人的血液里，“五唯”问题还存在于学校，即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才培养的水平和结果。培养方案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容易培养成仅在学业成绩拔尖的人才。要警惕培养人才“窄化”，趋同化现象发生，明确培养目标，向培养“全人”目标发展。

在发展水平方面，相较于全球先进水平，我国基础研究和关键前沿研究仍面临巨大挑战与瓶颈。面对高精尖科学技术领域空白等“卡脖子”问题缺少相对应的解决策略，人才培养在部分领域落后于国际。相较而言，中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起步相对较晚。各培养单位要在国家宏观战略的引领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地球村的孩子们开始接触一些与过去不同的东西。每个团体的成员是亲自参与对话还是在全球各地通过纤维光学参与，这并不重要” [24]。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发展让知识更加具有时效性，解决问题时不我待。我国现存问题还有在不同地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等众多因素，导致各地区可以发挥使用的原有教育基础不同，自然不能谈同步发展。

在教师队伍培养方面，中国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还比较匮乏。今时今日，教师队伍群体也需要及时地更新换代，融融春水不断汇入教师团队的河渠，有部分教师对于终身学习的领悟还不是很到位，缺乏“一辈子学做教师”的毅力，容易吃老本，排斥更新培养模式。且有一些实际问题如教学评价多以结果为导向，倒逼教师教学上重视考试成绩分数绩点的修习。

## 10. 对中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

我国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时，需要明确多样化拔尖人才培养目标，避免陷入“窄化”人才观误区；深入实施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以“全人”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根据社会需要进行“英才”的培养，将学生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基本方向，重点关注问题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个性化人格、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素养。

在课程设置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强化对学生跨学科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创新与应用能力的培养。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可开展专项人才培养计划，以精准对接行业前沿人才需求 [16] (p. 175)。优化教育资源体系构建，营造个性化学习优质环境；协调培养过程的重要关系，探索中国式拔尖人才培养道路。促进跨学科合作，通过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等鼓励学生开展跨领域合作，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知识创新。

针对人才培养的国际化问题，中国高校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除了设置常规的专业课程之外，结合自身特点设置国际化课程，将国际化贯穿于教学、科研之中，使学生能够获得一定的国际经验和学

习经历。应遵循由面及点、由浅入深的发展思路，可以借鉴哈佛的经验，先以通识课程为试点，逐步推进到专业课程。采用“试点-推广”的方法，长期培养人才。同时，强化中外交流平台，助推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走出去。邀请国外优秀学者走进来。哈佛大学专门设立“哈佛教师暑假出国学习项目”和“校长创新基金”资助教师到海外访学、学习、交流与合作。每个夏季学期，哈佛教师要前往近 20 个国家开展数十个科研项目合作研究[25]。我国也可以尝试联合培养，联合培养是一个让国内高校学生既能接触本国教育又能对国外文化有所了解，增强其国际交流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宏观、微观决策方面，首先，教育行政部门可推动创设区域创新联盟，通过产学研合作项目和交流平台促进资源共享及跨地区合作，增加实习实践项目，完善资助机制。其次，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应注重区域人才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着重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选拔，明确人才分类定级评定、安家补贴、子女就学、配偶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构建“1+N”人才政策体系[8] (p. 50)。有关组织可建立健全对科研共同体的评估机制，确保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对于高校而言，可开发跨校、跨区域交流及培养计划。我们可以借鉴他国合理关切，取其精华，洋为中用。

## 11. 结语

中国高等教育既要有面向本土和传统的文化自信，又要有心怀天下培养世界公民并进行思想输出的文化自觉，方能贡献出服务于人类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全球化时代，拔尖创新人才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应是国际化视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中国要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要培养出了解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当我们从不同维度了解世界后才能更好地使用全局视角审视问题，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借鉴美国高校拔尖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用于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新中国高等教育大有成长完善的空间，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必困囿于过往，既要避免妄自菲薄，又要杜绝闭门造车。其路漫漫，前行必见曙光。

## 参考文献

- [1] 郝克明.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与高等教育改革[J]. 中国高教研究, 2003(11): 8-13.
- [2] 褚宏启. 追求卓越: 英才教育与国家发展——突破我国英才教育的认识误区与政策障碍[J]. 教育研究, 2012, 33(11): 28-35+67.
- [3] 任少波. 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 促进教育强国建设[J]. 教育研究, 2024, 45(3): 11-13.
- [4] 阎琨, 吴茜. 拔尖人才培养的国际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教育研究, 2020, 41(6): 78-91.
- [5] 张建红.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J]. 江苏高教, 2021(7): 70-74.
- [6] 刘倩早. 美国研究型大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 6 所荣誉学院的案例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湖北大学, 2024.
- [7] 包水梅, 张灏君.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项目制运行逻辑及其未来进路[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11): 20-28.
- [8] 张沛然, 李红瑶, 李广. 高校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特质、成长规律与培养策略[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44-56+207.
- [9] 段易含, 刘桂芝.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协同及其优化[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4, 23(4): 1-8.
- [10] 杨清. 论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8): 64-70.
- [11] 郑朝卿.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新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215-216.
- [12] 陆岳新. 王伟.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经验梳理与政策建议[J]. 江苏教育研究, 2023(19): 25-29.
- [13] 陈学飞. 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法、英、德、美的模式与经验[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3-24.

- 
- [14] Rossiter, M.W. (1985)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Osiris*, **1**, 273-294. <https://doi.org/10.1086/368649>
- [15] Moore, J.W. (1998) The Boyer Report.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75**, Article 935. <https://doi.org/10.1021/ed075p935>
- [16] 李彦, 陈浊. 美国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历史、路径及取向——基于《无尽前沿法案》的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4(6): 170-177.
- [17] 常彦琪, 管国政. 国外高校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北方经贸, 2016(2): 137-138.
- [18] 张晓鹏. 美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 中国大学教学, 2006(3): 7-11.
- [19] Honors College (2017) About Honors College. <http://honorscollege.msu.edu/>
- [20] 刘宝存. 创新人才理念的国际比较[J]. 比较教育研究, 2003(5): 6-11.
- [21] 陆一, 史静寰, 何雪冰. 封闭与开放之间: 中国特色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分类体系与特征研究[J]. 教育研究, 2018, 39(3): 46-54.
- [22] 杜江峰. “国优计划”: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路径[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6): 6-9.
- [23] 张苏. 美国荣誉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镇江: 江苏大学, 2019.
- [24] 大卫·科伯.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60.
- [25] 于海燕, 张海娟. 世界一流大学师资国际化过程分析[J]. 高教探索, 2012(3): 71-77.